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三

南菁書院

今文尙書經說攷十二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周書三

大誓下第六十三

今文尙書

附入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

案王鳴盛曰自此以下當是太誓下篇之詞此節似是其篇首之文句法與湯誓格爾眾庶般庚綏爰有眾牧誓乃誓于其誓相類凡誓誥篇皆有之故定爲經文武王乃死諡此後人增加孟子手所著梁惠襄齊宣鄒穆滕文魯平未必皆前卒于孟子當爲後人填補春秋絕筆獲麟哀公

見存亦必後人加謚皆其例也

今殷王紂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

周本紀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變亂正聲怡說婦人○集解曰馬融曰毀壞三正動逆天地人也○鄭元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

又谷永傳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適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此今文泰誓之辭又敘傳班伯曰書云適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尙書泰誓之辭

又伍被傳曰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張晏曰箕子時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

案伍被以紂不用王子比干之言爲自絕于天其義卽本

於尙書泰誓篇經所云適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離遏其王父母弟是皆其事也

又禮樂志曰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弃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

案論衡紀妖篇云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師涓援琴而寫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召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聞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正此經所謂淫聲

變亂正聲者也此事又見禮記樂記鄭注及呂氏春秋孟
春紀高注江聲曰本紀上文明言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
庶下卽接此文知此是太誓文矣且裴駟采集馬鄭注以
爲注馬鄭注則故是太誓之注也則其文爲太誓無疑矣
又漢書谷永傳永引書曰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
古注以爲今文泰誓舉一以反三則其餘從同益可知矣
新序刺奢篇曰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
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冤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
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今不行於左右悲夫當
是時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春秋繁露王道篇曰紂以糟爲邸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

人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斲朝涉之足察
其拇一作脛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
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
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

後漢書孔融傳曰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

續漢書律厯志曰紂作淫虐忘其甲子武王誅之

三國志楊阜傳阜上疏曰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
喪其社稷

故今子發維共行天罰勸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周本紀故今子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〇

集解曰鄭元曰夫子丈夫之稱

案江聲曰史記錄尙書輒用訓詁代經文故作勉哉據牧誓篇有四勛字史記錄之皆作勉則此文史記作勉其在太誓原文必實作勛可知矣再更舉也更舉則通前觀兵爲三矣故曰不可再不可三言今必誅紂也

案尙書正義引馬融書敘曰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紂禮記引太誓曰子克紂非予武惟朕

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中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江聲辨之曰案融之意以太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尚書大傳乎太誓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旣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亡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耳大傳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得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太誓雖不出于伏生不得謂非秦火以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

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般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太誓三篇適五十七無太誓則不符其數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太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太誓同于古文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惡在其可信耶若其所傳八百不期而會則婁敬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旣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與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覲逆遇之而乃與火流穀至爲神怪謂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貽我

來麴帝命率育卽此與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妄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以書傳所引太誓甚多而疑此太誓皆無有聲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旣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于墨子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尙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也以此相況太誓亦猶是爾夫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般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般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

經與傳俱出伏生不應傳述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
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況太誓經
焚書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遺逸邪且夫傳記諸書夫人
而見之矣苟欲僞造必將摭拾典籍以其補綴依據誼理
以爲干城以求讎其欺于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安
肯故畱此閒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
官據事直書故有火流穀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
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緝故無諸傳記所引斯何足怪乎
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爲此辨江說是也

又案江聲辨中有云李昉集注尙書于此太誓輒引孔安
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爲作傳矣此說誤也

先大夫曰案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卷一引續晉陽秋曰孔
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以儒素見稱
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宋書二十禮志太元
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晉書禮志隆慶四年尚書左僕
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孝
武太皇太后李氏服宋書卷十六禮志通典吉禮又引孔
安國議禘祫殷祭通典凶禮晉孔安國問徐邈皇太子爲
新安公主服是東晉時別有一孔安國亦通經學李長林
東晉江夏太守見釋文序錄封樂安亭侯隋書經籍志易類宜與孔安
國同時故得引其說而孔穎達誤以爲漢之孔臨淮遂無
能辨之者

皇清經解續編卷于九十三終

太倉畢長慶校
元和顧光昌校

皇清經解續編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二

天師廟
太倉畢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四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三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四

牧誓第六十四

今文尚書十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誓乃誓

尚書大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
以待旦

案禮記祭統云舞莫重于武宿夜正義曰舞莫重于武宿
夜者皇氏云師說書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云
云武宿夜其樂名也此據書傳釋武宿夜最確蓋此舞樂